

極短餘韻，小品情意

日期：2012.09.11

老師：凌明玉

A：小品文必要配備→從小處著眼、形式自由但重意境，篇幅短小精巧。

■ 星期三的午後◎藍漢傑 / 文·攝影 (2012-01-11 中時人間)

很久很久沒有想起這樣的時光。

星期三下午，學校只上半天課，一個小學生在家寫完作業，爸媽仍未下班，難得同學沒約出去玩。男孩獨自坐在家門前，可以聽見鄰家女孩隨午後微風傳來叮叮咚咚的練琴聲，是在為牆緣腳步悄然的貓配樂吧！樹影在牆面緩緩傾斜，沉默的空氣偶爾因花香而浮動了那麼一下，像是怦然心動。腳下的螞蟻毫不遲疑地忙碌，卻是沒聲沒響，和默片一樣。要等媽媽煮晚飯才上班的路燈，低頭望著這條巷弄，望著他，望著他看到的一切，望著這條巷弄逐漸變得人來人往，望著那男孩的一家人搬遷，望著商家陸續進駐，成為台北最繁華的商圈。

那路燈還在嗎？男孩早已長大，去了巴黎念書，遊走歐洲，直到有一天，在威尼斯的午後陽光裡，他撇開網路，關掉手機，獨自在街角呆坐到黃昏，直到一盞路燈亮起，他抬起了頭，就在仰頭的剎那，他想起了一盞常在星期三下午與他對望的路燈。

■ 天橋下的傑作◎張讓 (2012-01-29 中時人間)

有一幅勝過大多美術館收藏品的曠世傑作就在我家附近公路天橋下，但每天來來回回開車經過的人裡恐怕沒有一個注意到。它不是繪畫，更不是任何人的創作，而是時間在物上留下的痕跡。它是那座天橋下一邊牆上兩塊並排生鏽的白漆鐵板，破銅爛鐵鏽得斑斑駁駁痛快淋漓就像幅極其高明的橫幅抽象潑墨畫，每次經過若不是自己開車我總要轉頭飛快欣賞一下。我第一次注意到時立刻迷倒，生了拆下來搬回家去的貪。搬回家當然不可能，於是經過時只要可能我總要欣賞一下。久了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眼力太低，也許其實並不怎麼樣，是自己熱衷過度誇張了。下次經過時便格外用心再看，幾乎相信會一如預期發現真的平凡得很。

反而是恰恰相反不可置信重頭再大大驚艷一次，那之後是每多看一次就又多一分讚歎，暗叫：真好！真好！既然不能搬回家，轉而想可以攝下來放在電腦上，這樣沒有原作起碼有個影像。反正不急，這念頭便就擱著，每次經過讚賞時便想到攝下來的事。過了不知許久，終於有一天下定決心找了個南下車輛稀少的清晨，開車到附近獸醫診所停車場停好車，走幾分鐘路下到公路天橋下，先像盜賊一樣左右細細張望確定沒有來車，然後化身蒼蠅貼牆而立舉起相機拍了不下數十張，不過花了約十分鐘，只有一輛車經過打斷一下。回到家上載到電腦裡一張張細看，不管是全景還是局部，沒一處瑕疵敗筆，又再驚歎不已，不解這件簡單的事竟要費時十五年。更奇怪的是現在我想要把它搬回家據為已有的慾望不但沒減低反而更強了。

■ 塗鴉人生◎楊鐵新 2007-02-06 自由副刊

每天出門的時候會經過河堤，磨石子牆面上，利用大理石做出一些嵌畫。多半是動物的圖案。它們忠心地守護在岸邊，聽水的聲音，看車子經過，也許順便見證我對它們投去的匆匆一瞥，裡面包含著睡眠不足或夢境干擾的後遺。每天，那些動物無多改變，也不移動、不長大、不衰老，甚至不改變顏色。更別說是輕輕地歎氣或眨眼。不知道是誰，偷偷為它們畫出一位新朋友，我想是街頭常見的塗鴉者，在愣頭愣腦的烏龜旁邊，畫了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

因此，每當經過轉角，總可以看見那一個士兵，像新來的守衛般，放牧著這一群動物。偶爾一不小心，才赫然想起他其實是一個外來者，突兀地被擺放在此，那瞬間，總會感受到一絲微妙的幽默。

誰也都不是自願在此，但存在的刺，已經將我們釘牢。

所以，我總不忘投以一望。一個漠然或洩露了些什麼的凝望，在我一天剛開始的起點，看著站在烏龜旁的士兵，提醒自己這就是生活。我們都是被塗鴉的一個圖案。

那天，依然趕著上班，如常經過路口轉角，我照舊塞上耳機，準備跟烏龜朋友打聲招呼的時候，發現那士兵被塗掉了。磨石子的牆上，粗糙地以白漆剔除了一個存在。士兵從這動物們的牢欄裡翻越了，我的心上也空出一抹白色方形；遠方，彷彿慢慢地踱來一隻烏龜。

■ 世界微塵裡－發條◎徐國能 (2012-03-02 中時人間)

「發條」是很迷人的動力來源，沒有柴油或電力的時代，小小的金屬卷片吸收了來自於我們手指的做工，以其朝向鬆弛狀態過程所釋放的能量來帶動齒輪，完成一些簡單的工作。

發條有著相當古典的美感，不僅是它的動力結構，同時由發條所製造出來的物品與使用該物的人，都有深邃的氣質：穿著深墨條紋西服抬眼望倫敦塔鐘為古董錶上發條的老紳士、坐在妝鏡前凝思看著音樂盒上芭蕾舞者旋轉的少女、趴在下午陰影的紫檀木地板上，孤獨地旋緊玩具車發條的小男童……。每個意象深沉如西班牙吉他伴奏下的遙遠歌謠，非常憂鬱迷人。

發條將自我和器物作了更緊密的連結，在「人」的觸碰、旋轉與感受之間，冰冷的器械即擁有了一個短暫的生命周期。停止在某一刻的手錶、靜定在塵埃中的音樂盒舞伶或失卻了發條匙的玩具車，那堅定等待的勢態彷彿暗示了其主人生命的質變，彷彿某種無言悲哀。

每夜，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感覺自己是一個發條鬆弛的玩具，等待上帝用祂神秘的手指再次賦予我明日的生命。也許有一天，上帝遺忘了我，我便靜止在塵埃中，在永恆的時間中。

■ 電話◎龔萬輝（自由副刊）

我家的電話在80年代還是轉盤式的。那種黯黑色又挺著大肚子，上面還有號碼轉盤的老電話，現在除了還擺放在懷舊餐廳的角落裡，尋常家庭是再也看不到了。小時候這台電話是我虎視眈眈的玩具，總愛趁家人不注意，雙手捧起話筒，聽那遙遠又神祕的嘟嘟聲。恍如那是電話正在沉睡打酣的聲音。手指插在數字轉盤的淺洞裡，依序從一到九轉了一遍，電話也不醒來。小孩子不畏漫長的等待。電話響起時的一串聲音，得鈴——得鈴——清脆又響亮，我總要跑在大人前頭，爭著去接，裝模作樣地跟對方說：「喂喂，請問要找誰？」但其實響起的電話永遠不會是找我的，我那時才小學二、三年級，還不到用電話聊天的時候。

那沉重巨大的轉盤電話有一天就被我父親拿去電信局，換回了一個按鍵式的塑膠電話，米白色的，不復沉重，一身輕盈。說話累了還可以把電話抱在懷裡，躺在沙發上繼續聊。從轉盤電話到按鍵電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一個時代已經悄然換幕。

高中時光在深夜裡偷偷摸摸給女孩打電話，必須遵照我們之間說好的暗號，先讓電話響一聲，馬上掛掉，然後一分鐘之後再打過去。女孩爲了不讓她家人知道，電話那頭壓低的聲音永遠那麼模糊又疲憊。而我們各自在不開燈的客廳裡，悶熱又寂寞地交換著其實只是白天在學校裡發生的細微瑣事。

有一次，我父親從房間出來上廁所，從我身後走過，把我嚇了一跳，整個電話從櫥櫃扯到地上。電話摔落的聲音，如打破寂靜的銅鑼巨響，一家人都醒過來。那電話從此破掉了一角，露出裡頭的電線，也沒有人打算用膠紙把它黏好。那時我們都無從想像許多年後手機時代的降臨，好多的事，還來不及告別就已經飛快飛快地結束了。

■ 給神秘的女孩【聯合報／謝三進】2012.04.15 02:40 am

這裡什麼人都有，然而也可說是什麼人都沒有。親愛的，陌生的女孩，每夜妳在網上，逛遍朋友的現況，閱讀他們簡要的生活紀錄，可笑的、感動的、可愛的、幸福的，關於自己，卻是空白較闡述要多。神秘的女孩，妳可曾想要網住什麼？

或者妳期待被什麼網住，妳用相機拍攝自己，展示青春的肢體與容貌，妳曉得自己是惹人愛的。妳想招惹愛神的眷顧。妳細數爲妳按「讚」的朋友，區分他們的性別、面貌、感情狀態、所在地，測量他們與妳的關聯性，愛情細微的距離。妳樂於被衆人的關注所纏繞。

靠近點了？那個正確的人。妳持續自拍鏡頭緊逼的獨照，換上不同衣色，繽紛的眼妝，妳用寂寞寫下情書，沒有特定收件者的情意，傳遞在友人之間。他們好奇妳、猜測妳，他們之中不少人也想網住愛情，網住妳。妳瀏覽他們的近況，臉書臉書，妳翻遍他們各式各樣臉部表情照片，卻很難真正讀進他們心中。

妳看懂了嗎？這時代的人大多躲在液晶螢幕後談愛。衆人坦裸渴愛的肉色，架設網羅戀人的陷阱，或者甘心成爲獵物，等待一個獵捕的眼神。妳也是其中一人，月色下攤開網子，細緻卻閒置的青春。

或許有一天妳該要允許自己跨出第一步，雖然網路線那頭的男孩什麼話題也未曾聊過，眼神怯怯（然而他看不見）透過視窗丟出企圖展開對話的表情符號：)

妳心中握有答案，只等待他丟回一個問號。

■ 陌生人◎陳立誠《2012/02/15 11:23》

車廂的彼岸。同樣深陷的雙頰、充滿靈犀的眼眸、高挺的鼻子、單薄的唇。一切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他的出現好巧不巧，就在好友 F 移民之後。每天回家的捷運上，出現了一位與 F 無比神似的通勤族。除了穿著與身高，從五官、聲音、髮型無一處不像。好幾次與他在車廂對坐，我衝動得幾乎就要起身與他攀談，卻又想起 F 早已遠走，只好靜靜地又坐回寂寞之中。

明知道不是 F，但每一次見到他，過去的往事總如狂風掃過，一片又一片，一瓣接著一瓣，就這樣黏滿了心頭，將我帶進了以往的街道中。捷運的聲響與人聲的雜沓頓時靜默，從前與 F 的嘻笑，從沒有方向的方向傳來，我們分享過、經歷過、瘋狂過的種種，映成了眼前的迷濛。也有時，明明只是見到了這位陌生人，然而回憶襲來，靜謐中，卻彷彿已與 F 攀談了一下午，拭去了往事的塵埃，再次回到鮮明與清晰。

F 安定下來後，我們得以藉由網路再度聯繫，當初那份思念之情，似乎不再如此糾纏。只是，看著 F 在臉書上更新的照片，記憶的朦朧被那爽朗的笑容吹散……才驚覺，怎麼再沒於捷運上遇見那個人？曾經是如此地陌生，又如此地熟悉。

■ 看不見的……◎凌明玉 (聯合副刊 20120410)

一座城市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會是什麼感覺？

在多啦A夢的劇情裡，有一次大雄覺得所有人常對他囉唆，媽媽看他午睡，便說他懶；玩花繩，同學笑他很娘只愛和女生玩；想去打棒球，胖虎和小夫又聯手欺負他。不管做什麼，

不是被恥笑就是被誤解，大雄對這一切失望透頂，他哭著拜託多啦A夢讓這世界的聲音都消失吧！

於是，週遭立即按下靜音鍵，大家行走如常，人車一如默劇演員只動作不吱聲。大雄看得見他們，他們卻無視他的存在，不多時，自我言語的大雄無人對話，忍不住在道路巷弄嘶喊蹦跳，他懷念喧囂市街，那些總是出言不遜的朋友和嘮叨的家人，懷念每一句催促讚美，渴望任何呼喚應答。

這讓我想起家中也經常剩下我一人，失語狀態我早習慣，但有一天，發現城市遺失了聲音，卻令人莫名慌亂。

那日一陣凌空長鳴後，奔到窗口一看，公車突兀的靜止在十字路口，車上的人都消失了，空曠的車體橫在未來和過去的方向，看起來很寂寞。道路和高架橋僵直在原處，沒有奔跑的車輛，城市的血脈很乾啞。只有遠方傳來的幾聲狗吠鳥鳴，提醒城市遺忘的記憶。

後來，又一聲拔尖長嘯，城市開始聒噪。公車上的乘客從便利商店湧出，生產線般排列整齊上車，離開被曾封印的路口。忽而，潮浪掩至的各種車輛迅速蔓延了橋面和道路，演習的時間甚至來不及幻想看不見的城市。原來，只是虛幻一場。

如果，因此有一個人，因為我們看不見，而被遺忘呢？

某天，在某兒童哲學教室講完課，走過和平東路與溫州街，途經溜公圳遺留的水源。

從清代開闢的水利設施，曾經由新店溪引水入圳灌溉了豐垠土壤，如今僅剩約一公尺半的開口涓涓流動，流淌過的逝水年華，凝結在這洞口結成故事網絡，餘波盪漾。復行幾步，越過明目書店，卻在店旁的住家，聽到斑駁的鐵門裡傳來悠揚的厚沉嗓音，是低音歌后的歌聲，我停住腳步，不住探看，想看看誰在聆聽「被遺忘的時光」？但如何能看見，看不見的……

看見的是流動的暗黑色調，受潮的球鞋，吞吐在鼻尖의冷空氣。微雨的傍晚，長長的巷子沒有幾個行人，歌聲一直飄蕩著，好像在訴說屋子裡的人或許也被遺忘了。人只要是孤單的時候，可能同時被人遺忘，也遺忘了別人。

有些人，或許也不是遺忘，而是匆匆，始終會將遇見放在心上，那種知心亦不難喚。偶爾在城市中重逢，驚鴻一般交換多年累積的想念，才知道，對方還掛著妳在心上。看不見的，原來還有這些。

B：極短篇必要配備→懸念、驚奇、滿意

■ 少女的羞澀◎卡夫卡

一輛金色的車子的輪子在滾動，在石子路上吱吱嘎嘎叫著停了下來。一位姑娘想要下車，她的腳已經踏在踏板上了，這時她看見了我，便又縮回了車裡。

■ 椅子◎蔡逸君

許多人坐過那把椅子，都是歷任的主管。其實它的高度跟桌子完全不協調，那椅子太高了，坐在上面顛巍巍地並不穩固，而且還得把腰背彎曲，坐久了便會積壓滿肚子怨氣。便是如此，當那椅子一空了，許多人還是爭著想坐上去，因為那張桌子實在太大太迷人了。

■ 字◎黃凡

我開窗，看到作家，舉著寫「小說已死」的告示走過來。他高興的模樣，好像「上帝又活了！」

■ 本能◎袁哲生

新家不能養狗，搬家前夕，妻要他把狗帶去丟了。

連續一個禮拜，每天早上，狗還是準時出現在門外。

「一定是還不夠遠。」妻說。

最遠的那一次，他也沒有回來。

儘管毫無線索，妻還是決定出發去找他。

狗又回來了。

這次可沒有人來幫牠開門了。

■ 最短篇 / 填鴨式 【聯合報 / 三色弦】 2012.03.19

那群人把一本本厚重的書往我頭上堆，頤指氣使地要我把它們全部消化完。我隔著厚重鏡片一目十行，一字不差地將內容默背出來，但這等努力似乎永遠達不到他們的期盼。要讀的書目琳琅滿目，一本接著一本看不到盡頭。每當我抬起頭，稍作休息時，很快地便有一隻強壯的手臂將我的頭重重壓下。

「聽著，你只要好好讀書，不要管其他的事。」

從來沒人告訴我讀書的真正意義，抑或得到的總是那機械式的回答。於是，我決定從這思想的巴士底監獄解放，勇敢追求自由。行動那日，或許是災難的開始，但我已準備好坦然面對。

一群驚慌失措的大人圍成一團。

「為什麼影印機突然壞了，誰趕快去找工人修理呀。」

■ 迷路◎黃春明

土虱是村子裡最會躲迷藏的小孩；每次一躲起來，就讓人找不到他。所以只要他不當鬼，他就帶幾本漫畫書一邊藏、一邊看。

有一天，他們玩捉迷藏的時候，土虱帶了一口袋的花生米，還有一疊漫畫書，藏在年久堆在一起的骨甕金斗那裡，借草叢遮他。這次的鬼早就發現他藏在那裡，就是故意不去捉他。

天快暗了，小孩子散了，回家了。土虱書也看完了，口袋裡的花生米連最後一粒霉了的也不放過，吃光了。

他很得意而驕傲的鑽出來。

咦？人沒了。

他也找不到路回家。

他迷路了。

■ 樓上的父親◎袁哲生

我在樓上等待父親向我揮手。

隔著郵局二樓厚重的大玻璃窗，我努力朝樓下停車場上的父親揮手。父親看見我了，他沒有舉起手來，只是面無表情地抬頭仰望著，一雙瘦弱的手掌還無助地攬在我的機車手把上，好像若不如此，眼前的機車就會立刻被人偷走了。

小時候，父親載我到郵局領錢時，我總是就站在現在他的位置上。沒有例外，父親獨自上了二樓之後，便會從大玻璃窗內朝我用力揮手，看看我是否聽話守候著在他心中屬於貴重財產的腳踏車，而我總是忿忿不平地從四下無人的停車場抬起頭來，好像一個不甘被責罰於寂寞之中的小孩，拒絕跟樓上的父親揮手。一次也沒有。

我很想念過去那個不斷朝我揮手的父親，可是卻說不出口，因為昨日已經走得太遠，而父親就在樓下……。

■ 清晨的事【聯合報／方路】 2012.05.13

好多年前，和母親搭最早一班渡輪到檳島，再從一個小碼頭轉乘小船到木蔻山。那時母親會一邊檢查籃子裡的物品，衣服，梳子，牙刷，零錢，藥物，尤其用來敷傷口的雙蝦標青草油，一邊會跟我說，不要太靠近船欄，海浪會拍濕衣服。

「長大，就不用再坐船了。」母親說。那時不知母親要說渡輪終有一日會被大橋取代，還是哥哥服獄滿期後，不用再坐船看哥哥了。

好多年後，我搭午夜長途巴士回檳島，在車站等哥哥來接。巴士越過大橋時，看到左邊浸在海面的木蔻山，在清晨中好像一隻靜伏的海龜。巴士終站已從市區光大移來島南邊的雙溪里蒙，靠近木蔻山。哥哥來接我時，一邊檢查車上帶著的物品，梳子，牙刷，冥鈔，化妝品，尤其是紙製仕女圖盒裝香膏，一邊會跟我說，車窗不要開太大，風會吹亂母親的衣。

「現在，過海不用再坐船了。」哥哥說，車子行駛橋上時，晨光初露，看到一隻隻渡輪，停泊港口，右邊木蔻山，仍像一隻靜伏的海龜。我和哥哥朝著母親渡海而來的逆行方向，回鄉看母墳。

■ 女孩的咖啡時光◎凌明玉 (20101208 聯合副刊)

不想承認這是癮。或許是桌椅擺飾流露原木色澤的溫暖，古典音樂在翻動書頁自然走動，隨意久坐服務生也不驚擾……，總之，我很愛咖啡館牆邊的舒適座位。

一日，正啜飲馬克杯香醇的每日特調，氤氳間瞥見牆邊落地窗有一凝望眼神，是坐在窗邊的女孩，投影在窗玻璃的注視。

恍惚，以為女孩望著我，慌亂之際不知該不該一直盯著對方，窗上的剪影彼此脈脈傾訴，這般姿態讓人迷惘妄想，直到她形消影蹤。

往後幾日，不自覺還是走進咖啡館，坐入熟悉位置，落地玻璃有時也浮現那女孩的側臉，歪著頭像在想些什麼。

有點期待有點興奮，女孩在想什麼？漸漸撥動書頁的手指開始緩慢，咖啡液體減少了一些，聽到女孩微微嘆了口氣。有點憐惜有點困惑，難道女孩不滿意這空間、不喜歡咖啡？還是下午茶的蛋糕不合口味？

不管什麼原因，我們仍安坐於熟悉空間。她沉默她蹙眉隱約又望向我方。幾次見她拿起手機又放下，有日終於聽到女孩聲音，甜甜的沙啞。

「明天，我就去加拿大了，我們不要再見面了，就這樣，再見。」她一說完，啪地闔上手機蓋，沒有留下任何回話機會，站起身來，頭也不回走出咖啡館大門。

原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聚會了。

◇

連鎖咖啡店裡，小女孩在陡長階梯，忙碌如鏈條攀上爬下。

剎時，她眼睛一亮，朝我跑來。我自然會錯意，小女孩是奔向我前一桌男子，她軟聲濃語又帶點急切的語氣說：「爸拔！你跟我來，跟我去救人！」

「救人喔！好，等我一下，等爸拔和叔叔把話說完。」年輕爸拔身經百戰似捏捏小女孩嫩白的手，用臉頰磨磨她，又拉拉她辮子。小女孩一聽，長睫毛迅速往下垂搨，咬著下唇。我在一旁只得一起承受這落寞。

我心底隱隱浮動氣憤，無論需要被救的人是誰，這爸拔都該拋下一切，跟去女兒去救人啊。

「哇啦啦啦，我的寶貝，倦的時候有個人陪，唉呀呀，我的寶貝，讓你知道妳最美。」

我的手機此時輕輕唱起了歌，唱完這幾句又嘎然靜止，是打電話來營救人質的來電王子嗎？

小女孩一聽見鈴聲，緩緩的搖晃身體，唱和歌曲曼妙的舞蹈。

「妹妹，我可以和妳去救人喔。」興起這念頭，屬於我的承諾不經思索就迸出口。

小女孩聽我這麼說，眼睛亮了，露出酒窩以及缺了門牙的笑，但沒回話。大約被教導過不要理會無聊陌生人的搭訕，她轉身快跑離開。她爸拔倒是意味深長看了我一眼。

一會兒，小女孩又蹦蹦跳跳跑回來，安坐一旁，偷偷看我。

「好啦，事情做完了，我們現在去救人吧。」

當他牽起小女孩的手，只聽見小女孩小聲的說：「不用救啦。我同學說，她不要玩了。」

這位爸拔就這樣失去作為女兒第一個王子的機會。

■ 願想◎凌明玉 (20120903 人間福報副刊)

幣值不等的錢幣緊握在合掌雙手，喃喃訴說後，咚的一聲，乾脆俐落，彷彿應答。

不論在哪裡，遇到許願池，我習慣在池水中擲入想望。隨著拋物線落到清澈水流的願，它存在最虔誠的那一秒，像福馬林保存瞬間，永不敗壞。每丟一個銅板，回應的水聲讓我想起不管我說什麼，你總說「好」，從無例外的答案。

平安健康快樂，倘若願望有價，又豈是一枚錢幣所能承載的重量。對著流星許願，願一出口，虛無縹緲，面向池子說出想望踏實許多，錢幣落水，好歹還會回應一聲。長大後才得知許願不是供養三太子，只要棒棒糖和糕餅就行，得丟銅板，和去廟裡添香油錢一樣，這願許了得還，實心實物的返回應許之地償還。

記得家鄉大河附近有個噴水池，當時紮著辮子的小女孩背向那裡扔進了一顆糖果。緊閉雙眼、雙手交握在胸前的小女孩，模樣有如池邊的邱比特雕像，喃喃唸了幾句，「老天爺呀，我拜託您……。」

到底許了什麼願呢？或許是小女孩人生中第一次許願，願想純淨，詩句般美好。糖果一下子在紛飛四濺的水光間隙漂浮，小女孩一步一回頭，擔憂糖果爬上池沿，願望會消

失。她曾見過有人沾濕衣履，跨步進池將裡面的銅板一把撈起，她以為或許糖果也會影消口滅。

小女孩細心的摺了一艘小紙船，讓她的願在水上行走，甚至她希望船隻能夠張翅起飛，抵達最接近老天爺的地方。隔天小女孩返回原地，池子裡只剩幾枚錢幣，小紙船也不見了？她想自己的願或許不會實現了。

許願等同承諾，當時年紀尚小還不懂必須付出一點代價，也不懂甜美的糖果如同諾言也會隨時間消融。青春匆匆逝去，直到許過無數次的願，才發現曾經勾勒的夢想，如同丟出的錢幣靜靜躺在凝結時空，拋擲的剎那，永遠喚不回。

眼前這個池子就赤裸裸攤著眾人的懸念。撿到神燈的幸運兒，不論好壞，尚有三個心願得以迂迴實現，而我不遠千里攜來的願，卻只能在異地陌生場域，恆久停駐。

飯店大廳中央這貼滿馬賽克的水池，不少人往水裡投入剩餘零錢，間歇不久就揚起砰砰水花。躺著各式錢幣的池底，水光浮動間漂蕩著大廳上方靜置多國時鐘的魔幻情境，或許拋入池子的銅板並不同祈求的心，那不過是異國旅途的簽名儀式，彷彿眾人在此簽署了時光保密條款，此時此刻此地，仍是一個有夢待追之人。站在水波粼粼的池子旁，想起了童年的自己，最愛往水裡丟東西、許下願望，有時是太妃糖有時是一顆話梅。身旁有個韓國人卻凝視著池中不同幣值的銅板，嘴裡唸唸有詞，肢體誇張的和同行者交談，似乎在為整座許願池裡的錢幣估價。我的願呢？無論落在哪裡，我真不願它有價。

旅途中最末一日，在公園遇上了石塊堆砌的簡陋水池，說是昔日浪漫的戲劇場景，在愛情童話發酵之下，旅人們依然往乾枯的池子拋擲錢幣。龜裂的泥地嵌入幾個銅板，只露出上緣的半月型韓幣，是上個季節或前一年留下的心願嗎？不能被池水所涵養的冀盼，是否會折損願力？何況這個願還被卡在泥地，只剩下半個，缺少水源的許願池，許下的願會是支離破碎的嗎？

當我丟擲一個同樣的願，它們落在不同池子，匍匐含混的水聲一響，這種答覆有時令我悵惘，單人行旅時我最摯愛的人並不在身邊。對於願想，我總要得太多。遲疑很久，卻還是背向它、默念，往後拋去。

跌落泥地的錢幣翻滾了幾圈，落在一株小草腳邊，這不像你往常應允的語氣。悶重厚實的一聲，像極了昨日越洋電話中你沉沉的嘆息。是錯覺吧？乾涸的小池子，竟似山谷迴音包覆了整個旅途的問答，熟悉語氣忽然萌生莫名的安全感。這個願或許會因此慢慢長出根來。

回到島嶼南端的家，我們約定在河邊相見。這才發現童年常去的大噴水池早已拆除，池水成為河流的一部分，曾經專注投擲的錢幣也被覆蓋其中。願已被掩埋，埋藏了過去，過去那個被執念困鎖的我，希望和憧憬都混雜在海天交界一彎水波裡。

站在七座橋樑交握的河水之畔，我的眼光隨波逐流無所依靠，心裡慌慌的，我又成為當時找不到糖果的小女孩，忍住了哭泣的眼睛，亂糟糟的心緒攀在鏡片上結起一層霧。

「以後就少了一個許願池了。」你說。

你來了，我們一起登上裝飾著七彩燈飾的華麗遊船，看著河上來往船隻，我忽然有種衝動，便從零錢包裡拿出一個銅板，面向著大河，背向身後的你，微笑著在心中投進一顆石子。

「我要有一個家。」我說出了童年那個願。這是那一年遇見你時，最美好的願想。

【101 年女性文學秋季班課程調整】

101.09.11~101.11.13，每週二早上10:00~12:00

101.09.11 極短餘韻，小品情意 / 凌明玉

101.09.18 記憶書寫——我想念我自己 / 宇文正

101.09.25 事物危險的邊緣：矛盾與謊言 / 許榮哲

101.10.03 瑞蒙·卡佛——小說中的簡單生活 / 凌明玉

101.10.09 恨是愛的缺乏——日行小惡寫作 / 神小風

101.10.16 讓圖像裹上詩的糖衣 / 姚時晴

101.10.23 小說中的殘缺人物 / 凌明玉(分組發表競賽)

101.10.30 艾莉絲·孟若——小說中的感情遊戲 / 高翊峰

101.11.06 閱讀的視角——作品解析課1 / 凌明玉

101.11.13 女身書寫——作品解析課2 / 宇文正

※ 作業「前置作業」時間：導師健診10.19之前請寄dolin0611@hotmail.com

由於導師信箱經常呈現各班學生塞車狀態，寄件主旨請註明「女性文學班學生」，謝謝。

※ 正式作業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1/2(五) 24:00截止(手寫稿於10/30課堂上繳交)

詳細事項請見「作業繳交須知」。

※ 班級輔導員為：廖桂寧、黃子庭，關於寫作班班務或讀書會相關事項皆可向她們詢問喔。

附一：耕莘女性文學班繳交作業規則

女性文學創作班於 (11/06、11/13)舉行學員作品討論課程，分別由宇文正老師以及凌明玉老師來解析全班作業。更棒的是，繳交正式作業之前，可請教導師凌明玉。

此外，因匯整作業的時間需求（輔導員要編排、兩位老師需要時間消化點評全班文章），請學員務必遵守繳交規則，以利課程順利進行。

內容：

〈女身書寫〉：

1極短篇或小品文500~1000字

2最短篇300字內

3可同時交兩篇最短篇+一篇極短篇或小品文

4或者只要交極短篇、最短篇、小品文，以上其一即可

日期：

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1/2（五）24:00截止(手寫稿於10/30課堂上繳交)

規格：

主旨：耕莘女性文學班作業—XXX(學員姓名)

格式：word 檔案，橫書。

輔導員Email：artbobo@pchome.com.tw

請參考附件。

注意事項：

1. 最後繳交給兩位老師的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作業是由輔導員彙整過後才交給老師），收到必定回覆，若超過兩天未收到回覆，表示輔導員未收到信件，請來函詢問以免漏失。
2. 課程期間，關於創作的任何疑問，作業半成品或成品，皆可請教導師凌明玉，導師會給予書面協助，絕對有打通任督二脈之神效。

凌明玉: dolin0611@hotmail.com

請導師為你作業健檢的同學請務必遵守寄信規格，並在10/19以前寄給老師。若超過此時間，會壓縮老師和輔導員作業的時間，容易造成收作業上的失誤，就請同學不要再寄給老師，自行檢查後，直接寄給輔導員。

每位學員限繳一篇作業。

若作品眾多無法決定，也可請教師為你挑選。

4. 貼心小提醒：繳交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參加作業健診同學請勿要老師為你轉寄作業哦。

附件：



附二：耕莘女性文學班午後讀書會

延續上午的文學饗宴，每週二下午13:00~14:30在寫作小屋，我們一起讀書，討論讀書心得，分享上課收穫；還交到頻率相符的好朋友。歡迎大家有空留下來，加入這個小而溫馨的讀友團。

日期	課程	上課老師	讀書會
2012.09.11	極短餘韻，小品情意	凌明玉	〈筷子〉宇文正
2012.09.18	記憶書寫－我想念我自己	宇文正	〈我爹和他的三個女人〉李儀婷
2012.09.25	事物危險的邊緣：矛盾與謊言	許榮哲	〈住在小說場景旁〉凌明玉
2012.10.02	瑞蒙·卡佛－小說中的簡單生活	凌明玉	〈壁虎時間〉神小風
2012.10.09	恨是愛的缺乏－日行小惡寫作	神小風	我的書包：手作時間
2012.10.16	讓圖像裹上詩的糖衣	姚時晴	〈決鬥吧！決鬥！〉黃麗群
2012.10.23	小說中的殘缺人物（分組發表競賽）	凌明玉	〈料理－桌家常〉高翊峰
2012.10.30	艾莉絲·孟若－小說中的感情遊戲	高翊峰	〈無由〉張啓疆
2012.11.06	閱讀的視角－作品解析課（一）	凌明玉	〈要他飛得高〉劉墉 ※
2012.11.13	女身書寫－作品解析課（二）	宇文正	〈再見小童〉林世仁

※ 討論寒假讀書會